

清水镇的女人

李秋莲 著

现在，玉兰终于
彻头彻尾地领
悟：如果一个
女人经济上不
能独立而要依
靠男人来支持，
那么她的脸蛋
再怎么漂亮，
也终究会失去
自信和尊严。

漓江出版社



清水镇的女人

李秋莲 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水镇的女人 / 李秋莲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407-7422-6

I. ①清…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3007 号

清水镇的女人

QINGSHUIZHEN DE NUREN

出 版 人: 郑纳新

策划编辑: 梁 志

责任编辑: 黄 圆

责任印制: 杨 东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1-2506885 0773-2583299

传 真: 0771-2506885 0773-2583000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广西南宁焯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7422-6

定 价: 39.8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问题, 可随时与出版社调换。

 自序

我从小爱看书，用同村大嫂彭家秀的话来形容，是“如痴如醉”，甚至有一次半夜里偷偷点煤油灯在床上看小说时，因为困乏而睡着，不慎踢翻煤油灯而失火烧着席子，幸好姐姐及时醒过来，姐妹俩才没有被烧死。

正因为从小爱书如命，不知不觉中便有了写书的梦想。

2001年的秋天，我在去新疆旅游的路上偶然结识了两位湖北籍的台湾老兵，有幸听他们讲起自身的曲折命运和苦难经历，我突然间想起自己之前听到的某些家族的传奇故事，作为小说素材来讲，它们是如此丰富，如此生动而又催人泪下。于是在回到防城港的当天晚上，我便冲动地坐在书桌前，开始了《清水镇的女人》的创作。

可是写到后来，我却发现其实自己读书还少，词汇量匮乏，加上文字组织能力较差和想象力不够丰富，以至于写得很吃力、很艰苦。在这期间，的确有过后悔、有过沮丧、有过焦虑，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有过许多开心和喜悦的时刻，生活也因此过得充实而幸福，所以一直坚持下来了。

我是幸运的，因为有许多支持和鼓励我完成小说的亲人和朋友，这当中有我的先生党超、我的慈母杨图新、我的挚友廖凌、第一位阅读最初手稿便给予充分肯定的朋友周芳、大莱镇朝阳瑶寨的猎人赵伟光、已故的冯上饶表叔公、台湾老兵吕定帮老先生……在我为小说写序的此时此刻，想到甚至有一些陌生的朋友也曾无私地提供过许多宝贵的素材时，我的心里充满无限的感激和感动。

虽然对自己的此部作品不是非常满意，但是我仍然相信它的某些片段一定能打动读者的心，一定能带给读者不小的惊喜。小说中有对乡村景色的细腻描写，有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有对亲情友情爱情的赞美与颂扬，而小说的几个主要人物便也因此有血有肉、活灵活现。赵英痴痴癫癫、逞性妄为；赵文春多才多艺而又深沉刚强；女主人公玉兰有时候敏感

而又脆弱，有时候却自信骄傲、勇敢无畏，她热爱亲人，热爱家族，有着强烈的爱心和责任心；男主人公赵文宁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但古道热肠、用情至深。

在小说里，我用大量的文字描写自己的家乡玉林地区的风土人情，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的生活，比如田耕、打猎、捕鱼、游戏、节庆、趁圩、婚嫁、节庆等，都有细致生动而翔实的描写。

最后，再次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尤其是在我孩童时代便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带回许多连环画和小说，把我领进文学世界的同村大哥李昆老师。

李秋莲

2014年11月17日

目 录

小说主要人物介绍	001
一 初到清水	003
二 黑夜惊魂	009
三 凤仙姑妈	016
四 打猎打柴	021
五 猎虎英雄	030
六 三次发飙	036
七 河边野炊	041
八 文春少爷	048
九 一起出游	058
十 文宁取笑	065
十一 文春失恋	069
十二 玉兰教书	077
十三 警察查赌	087
十四 愁云惨淡	093
十五 新年到访	098
十六 穷人逛街	104
十七 冰雪消融	110
十八 玉兰赌钱	119
十九 驾船进货	124

二十 快乐马车	129
二十一 文春牺牲	136
二十二 白马被炸	144
二十三 玉兰出嫁	156
二十四 文春没死	162
二十五 傍晚回家	169
二十六 土匪进村	174
二十七 玉兰吃醋	182
二十八 足智多谋	187
二十九 文春归来	194
三十 鬼子进村	200
三十一 葡萄美酒	206
三十二 姑妈回家	211
三十三 鹧鸪声声	217
三十四 新娘逃跑	225
三十五 深山野林	235
三十六 文宁娶小	246
三十七 轻盈青蛙	254
三十八 不要找我	262
三十九 跟我回家	272

小说主要人物介绍

玉兰：聪慧美丽的年轻姑娘，抗日战争爆发前随二姐一家来到清水镇，她与赵文春一见钟情，相爱极深，最后却嫁给了赵文宁。

赵文宁：三大家族之一的吉庆堂的大少爷，八爷与锦娘的大儿子，吊儿郎当的二流子，娶妻玉兰和五千金。

赵文春：三大家族之一的吉泰堂的四少爷，有信仰有抱负的进步青年。

赵英：三爷与宝珠娘的晚女，赵文春的妹妹，人称“麻疯姑”。

凤仙姑妈：吉庆堂的当家女主人，一辈子没有嫁人。

八爷、锦娘：凤仙姑妈的弟弟和弟媳，生有四子二女，分别是赵文宁、赵文生、赵文汉、赵文良、赵文慧、赵文心。

三爷、桂娘：三大家族之一的吉泰堂的男女主人，生有四子一女。分别是赵师长、赵旅长、赵文棋、赵文春、赵英。

十九爷：三大家族之一的吉隆堂的男主人，老光棍，最后娶了玉兰的二姐。

王贵：吉庆堂的长工。

云姑：吉庆堂的女佣，锦娘去世后，嫁给了八爷作填房。

十二太婆：凤仙姑妈与八爷的伯母，为人阴险、狠毒。

花面狗：清水镇有名的流氓无赖，专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阿南：十二太婆的孙子。

白媚：飞凤戏班的顶梁柱。

五千金：一心爱着赵文宁的胖姑娘，最后如愿以偿地嫁给赵文宁，却因流产大出血而死。

 — 初到清水

夏日的傍晚，夕阳橘红，彩霞绚烂。

一群白鹭翩跹飞过，越过了田垌，越过了山头，渐渐消失在空中。

对面的山头被开辟成荔科技园，墨绿的荔枝树上挂着鲜艳的荔枝，宛如江南三月满山遍野的映山红。

而山下的田垌里，稻谷开始成熟，正泛着淡淡的、尚不起眼的谷黄色，丰收在望。

这是一九三七年初夏一个凉风轻拂的傍晚，也是玉兰来到清水镇的第一天傍晚，她坐在牛角村后面的山头上，看到的美丽乡村景色。

她这辈子都忘不掉这一个特殊的日子，忘不掉这一天曾经发生的所有事情。

这天傍晚，初到二姐夫老家的玉兰从牛角村出来，经过一棵挂着硕果的木菠萝树、一大片竹林和几间散乱破旧的用黄泥夯筑的矮屋，走上村子后面的小山坡，坐在一棵松树下面。

山脚下，疏疏落落的房子掩映在高大的树木和竹子下，白色的炊烟在树丛和竹林的上空盘旋飘荡，晚风中传来孩子们稚嫩兴奋的嗓音，如此安详恬静，如此自然和谐。

有那么一瞬间，玉兰产生一种幻觉，山脚下面果真是二姐夫曾夸口所说的世外桃源，而非肮脏凌乱的破败村落。她宁愿一个人待在山坡上，也不想再回到二姐夫家里。那个小院子明显地缺乏打扫和收拾，四只大木架和两条晾晒衣服的竹竿占去大半空间，柴草、铁锹、扁担、泥箕、木盆、泥钵杂乱地堆放着，猪栏和鸡笼也在院里，发出难闻的粪臭，而二姐夫的几个侄女面黄肌瘦，满脸污垢，光着身子和脚丫在院子里追逐打闹，搅得乌烟瘴气。玉兰一想到院子里的阵阵臭味就头昏脑涨，想到猪栏那头骨瘦如柴的小猪的凄厉饿嚎就心烦意乱。

如果不是二姐苦苦地相求，玉兰此时已经身在天津，这一辈子都不会

来到桂东南地区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可是，既然已经来了，再烦也得忍着，顶多二十天就可以离开了。

此时此刻，眼前是美丽怡人的风景，四周是清新凉爽的空气，两只结伴迟归的白鹭比翼飞来，侧着身子在田垌的上空缓慢盘旋、盘旋，如此的轻盈、优雅和浪漫，最后从容地奔向天边的红色彩霞。

这一切是多么的美好，充满了诗情画意。

何不让自己放松下来，好好地欣赏？尽情地享受？

“汪——汪汪汪……”

玉兰循着狗吠声放眼望去，对面山头的荔枝园下面有一个大村子，村里两座青砖碧瓦的大院和一座四层高的白色大楼宏伟壮观，傲然矗立，骄傲地展示着主人的巨大财富和显赫门第。

二姐夫已经告诉过玉兰：对面就是他以前常提起的南山村。南山村里有赫赫有名的三大家族，在这三大家族之中，吉庆堂年收租千斗，还有酒坊、磨坊、饼铺、砖瓦窑；吉泰堂神通广大，靠着省城和军队里有权有势的亲戚，操纵着白马县的官场，其鼎盛之势如日中天，此外还拥有白马县最大的旅店和最大的荔枝园；而吉隆堂依仗吉泰堂作靠山，在白马县广设赌馆，听说还暗中贩卖大烟，却是连县长大人也不敢查办的。

二姐夫还说，南山村村口那座青砖碧瓦、古色古香的大院子，就是吉庆堂文宁少爷的家。

文宁少爷——赵文宁，是玉兰刚刚在清水镇过来的路上经二姐夫介绍而认识的。当时，他正好从山上打猎回来，棕褐色的脸被晒得发亮，脖子上悬挂着乱七八糟的打猎工具，穿着一件破烂的汗衫和一条黄麻做的粗布裤子，一路上把二姐夫的儿子阿龙、阿其逗得很开心，还屁颠屁颠地向玉兰大献殷勤，但是玉兰不喜欢赵文宁身上的玩劣、粗俗的味道，所以不爱搭理他。

此时，玉兰看着那气派堂皇而又雅致漂亮的吉庆堂，心中不免有一些困惑。按理说，作为吉庆堂的大少爷，赵文宁本该穿得体的阔气些，可他那件褴褛的汗衫裂开了无数的破洞，简直比叫花子还要破烂、寒酸，嘴里还懒洋洋地吹着口哨。

真为那边的吉庆堂可惜——竟然出了这么一个吊儿郎当的二流子。

弄不好还是个无药可救的败家子。

想到这儿，玉兰自己笑了起来：那是吉庆堂的事，跟她毫不相关！

夕阳很快沉下西山，薄暮漫了上来。

牛角村里传来大声的呼唤，是二姐和二姐夫。

玉兰恋恋不舍地站起来，该下山了。

她走下山坡，走过茂密的竹林，走过破败的房屋，突然看到一条红色的长蛇从屋脚钻出，玉兰尖叫着往后退，慌乱中绊中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摔得四脚朝天，眼前一黑便昏了过去。

当她苏醒时，一个男子正俯在她身边，投下一片阴影，一只大手正在触摸她的脸。玉兰虚弱而颤抖着惊喊道：“你，你要干吗？”

那男子被吓了一大跳，灰溜溜地缩回了手，粗鲁生硬地应道：“我在救你。”

“救我？”玉兰认出此人正是那个二流子赵文宁，于是杏眼圆睁，怒火熊熊地瞪他：既然是救人，干吗要摸我的脸？

赵文宁古怪莫测地凝视着躺在地上的姑娘：惊心动魄的美艳，惊心动魄的惨然，乌黑发亮的长发，弯弯的秀眉，长长的睫毛，那美玉般光洁透明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苍白、柔弱，令人怜惜。

可她那原本明艳动人的脸蛋此时充满了惊恐和怀疑，原本明净如水的眸子此时亦写着鄙视与厌恶，还带着深深的敌意，倒似把自己当成了毒蛇一般。

赵文宁蓦然恼怒起来，他也瞪着大眼，怒火熊熊地盯着她。

玉兰突然看到从赵文宁的破烂汗衫的一个个小洞里冒出来的浓密胸毛，她惨白的脸色像是被火焰烘烤一般涨红起来，屈辱而又羞愧地扭开脸，不敢再看，亦不敢再想象下去：刚才她昏过去的时候，会不会被肮脏的二流子摸过哪里……

赵文宁冷冷地说：“恩将仇报的可怜虫，我好心好意地帮你打死毒蛇，又好心好意地掐你人中，不过是想弄醒你罢了，你以为我趁火打劫？以为我浑水摸鱼占你的便宜？瞧你这副凶巴巴的蠢德性，连一条蛇都对付不了，难道想吞掉我？”

玉兰恼羞成怒：“二流子！臭流氓！”

“行了，已经惨得躺在狗屎堆里了，还在张牙舞爪！”赵文宁的眼珠子滴溜溜地转，夸张地指着玉兰躺着的地上，捂住鼻子，“哎哟，这一堆狗屎，臭死啦！”

“啊？狗屎？”玉兰飞快站起，却发现上当受骗，简直要气炸心肺，“你……你……”

“你什么你？”赵文宁打量着狼狈至极仍在拼命维持尊严与傲气的姑娘，满脸嘲讽地笑起来，笑声轻薄奸诈，不怀好意，“摔得好，看来老天爷真的长眼睛，不知好歹的傻姑娘就该狠狠地摔一跤。活该！”

玉兰破口大骂：“野蛮猪！你滚！”

赵文宁开怀大笑——爽，真是他妈的爽极了。

玉兰死死地盯住他，恨不得扑过去把他撕成碎片。

赵文宁收住笑容，玩味地审视着眼前盛怒中的姑娘：脸色依然无比苍白、胸脯正在激烈起伏、眼中一股受伤的痛楚，可是目光冰冷无比，带着不容冒犯的倨傲。

哈哈，还在傲，傲极了！

无论如何，他一定要打败她的冷漠，一定要挫掉她的傲气。

赵文宁冷冷地、生硬地说道：“不用你吩咐，我马上消失。你以为本少爷愿意侍候你这种火药包？哼！我从没见过这么蛮不讲理、这么让人难以忍耐的蠢女人。”

他转过身，带着四条猎狗扬长而去，留下得意洋洋的背影和幸灾乐祸的狂笑声。

玉兰气得目瞪口呆，从小到大，她还未曾被人如此羞辱过。

她郁怒地转过身，回到二姐夫家里。此时，黄三婶、黄大哥、黄家大嫂亦回来了，正在屋里煮饭和打扫冲洗院子。

黄三婶特意杀了一只阉鸡，再在邻居的鱼塘里网回一条三斤多重的草鱼，这一顿晚饭比过年还要丰富，黄大哥的几个女儿欢天喜地的，吃得很开心。二姐夫是家中次子，父亲黄三叔早年过世，母亲黄三婶年迈体弱，有慢性哮喘病，大哥大嫂连生了六个女儿，至今未能生下一个儿子，夫妻俩每日脸朝黄土背朝天，在几亩租来的田地里摸爬滚打，累死累活也喂不

饱这么多张嘴。由于过度忧愁与劳累，黄家大哥头发白了，背也驼了，一直沉默少语，黄家大嫂的两片薄唇不停地叽叽呱呱，问长问短，俨然一副当家大嫂的派头，过分的殷勤与热络显出了几分虚伪。

当初，为了改变一家人的穷苦命运，黄三叔勒紧裤带，并像牛马一样拼命干活，供二姐夫上学。在乡下，穷人家的孩子吃不饱、穿不暖，要想上学谈何容易？只有家境殷实的人家才付得起那高昂的书本费、学杂费、生活费、制服费……二姐夫深知自己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一直发奋读书，在他小学毕业之时，全县一千五百名考生中白马中学只收前五十名，二姐夫是其中之一。由于白马中学是由赵、黄、吕、罗四大姓氏中的有钱绅士捐款所建，二姐夫有幸姓黄，所以免交学费。

二姐夫初中毕业后，考上警察学校。黄三叔为了凑路费和生活费，办了“请谷会”。当时，黄三叔邀请了五位亲友参加“请谷会”，五位亲友每人凑四担谷子，合计二十担，交给黄三叔。在之后的五年里，这样的“请谷会”每年要举行一次，每次都要凑谷子。而黄三叔则要做这“请谷会”的承办人，每年要备酒菜，把这五位亲友请来吃饭，大家以投标的方式来获得这年谷子的支配权，每人只能中标一次。比如甲某以十九担投标，乙某家里需用钱，以十八担投标，如果丙某以十七担投标，那么，黄三叔和其他四人就凑够十七担谷子给丙某，之后的几年也是如此。最后一年收回谷子的人也不亏，完完整整地收回二十担谷子，白吃白喝了六餐，还维系了亲朋好友之间的情谊。

但是二姐夫警校尚未毕业，黄三叔就去世了，欠下的谷债一直没能如期偿还，二姐夫毕业后在广州做了两年警察，由于得罪上司，遭遇栽赃嫁祸，差点被抓到牢里。在朋友的父亲帮助下，免去牢狱之灾。二姐夫山穷水尽，身无分文，觉得无脸还乡，便到一位同学在天津开的公司里做事。五年后，二姐夫辞职，开了自己的商店，经营布匹生意，陆陆续续还清黄三叔欠下的谷债。如今家里三间稍微像样点的泥砖房子，也是他寄钱回来修建的。

后来，二姐夫娶了从广东去天津帮亲戚带孩子的二姐，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意却渐渐冷清，投资一次次落空，手头并不宽裕。一年前，他借了

外债跟朋友合伙做生意，那朋友带钱去了欧洲，一走就是大半年。眼看着北边局势紧张，他盘掉了布匹店，带着老婆、孩子和小姨子玉兰到东兴的岳父岳母家里住了一星期，最后又带着他们回到他阔别九年之久的家乡。

二 黑夜惊魂

黄家大嫂吃过饭，扯着又粗又破的嗓子，吆喝敦促几个女儿去洗澡。

二姐带着阿龙和阿其去睡觉，经受了几天苦不堪言的舟车劳顿而一直硬撑着来到婆婆家之后，她快要倒下了。

邻居们知道二姐夫回来的消息后，纷纷过来喝酒聊天，男人们把吃饭的桌子移到院子里，凳子不够，便搬来石头和木头坐着。

男人们问二姐夫此次回来住多久，计划去哪儿发财，北方那边的部队会不会跟日本鬼子打起来……

赵文宁带着四条威风凛凛的猎狗出现在院门口，手里提着一篮花生、一只腊鸭和一块野猪肉。这个清水镇出名的开心果的风趣幽默和豪绰慷慨犹如一支强力兴奋剂，使得整个篱笆小院充满欢声笑语。

男人们的话题转向赵文宁的猎狗，二姐夫听说它们忠心耿耿，勇猛无比，通晓人性，前天还意外地收获一条黄猿腿，便好奇打听。

赵文宁端起酒碗，呷上一大口，用筷子夹起一片刚刚送上桌的笋片，放到嘴里津津有味地嚼了几口，这才疼爱地抚摸旁边的白狗，说：“前天我去老鸦顶装铁猫，阿白跑回来，趴在地上呜呜地叫唤，显得很蹊跷，我就跟着它走了几十米，找到草丛里那条黄猿腿，估计是大虫吃剩的。”

说到猎狗经，赵文宁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头大嘴大，耳朵要尖挺，鼻子要干燥，毛发要粗疏，四肢弯圆腰似弓，厉害的猎狗能嗅得出猎物三天前留下的臊味……

说到最后，他压低了声音：“还有两个小秘密，第一，猎狗的屁眼越大，胆子就越大；第二，阴部最好有体毛遮盖，猎狗在草丛里钻进钻出时，不怕刮痛命根子。”

男人们暧昧地开心嬉笑，体重一百七十斤的矮胖子黄石海是镇公所的事务员，此时已喝得醉醺醺的，挪着笨重的身子去查看猎狗的屁眼和命根子，咧着大嘴问：为何全是公狗？母狗不会追踪猎物吗？

赵文宁说其实母狗更厉害，一旦发现猎物，绝对会穷追不舍，只是他之前养的两条母狗死后，暂时找不到合适的。

大伙又聊起最近下山吃人的大虫。上个月有祖孙二人在南蛇岭一带开垦荒地，两人相距不过二三十米之远，一边干活一边说话，爷爷有一会儿没回话，孙子疑惑之时，突然听到野兽的粗吼声，吓得跌跌撞撞地跑回到村里，半天说不出话。

第二天早上，村里二十多个男人打着响锣去寻找老人下落，野地里只剩半条腿。

众人回到半路，遇上豆腐佬，豆腐佬说：“糟糕，我家阿兴几日前在南蛇岭一带割松脂，至今未回。”

大伙又折返回去，在山腰处找到阿兴的头盖骨、一件烂衣服、一把柴刀和一顶破竹笠，豆腐佬当场就疯掉。

赵文宁说他和镇长已经联系附近的好猎手，准备上山猎杀大虫。

赌鬼兼酒鬼阿南嚷道：“阿宁，我也去，人多力量大。”

黄石海挖苦道：“算了吧！凭你的枪法和胆量，也配上山吗？只怕还没见到大虫，就吓得尿裤子。”

“谁说我不配？”阿南把酒碗摔到桌上，“嗖”一声跳起来，手掌猛拍着饭桌，大声嚷道，“阿宁，你说我配不配？”但他的身子摇摇晃晃，不得不重重地坐下来，不料那屁股跟垫坐的木头差了一截，“扑通”摔得四脚朝天，引得大伙一阵哄笑。

赵文宁伸手把阿南扶回木头上，他心知醉鬼的难缠德性，冲着黄石海打了个脸色，圆滑地应道：“配，当然配，阿南你放心，我们上山打大虫时，一定叫上你。”

玉兰洗过澡，来到篱笆院子外面，坐在一堆干柴上乘凉，总算离猪栏、鸡栏和那一群嘈杂的、粗野的男人远一些。

院外的空气清爽许多，凉滋滋的，还能看到天上的星星，能看到若隐若现的萤火虫。

人在黑暗中独处，能静下心来面对自己，探及深深隐藏的内心世界。一声轻微的叹息，牵动满腹的愁绪。

这其中有对现实生活的无奈与哀叹，有对未来的迷茫、困惑和彷徨。